

介紹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

Studies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

施純純

作者：Andrzej Walicki

出版項：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9.

1、前言

安茹·瓦里奇(Andrzej Walicki, 1932-)寫的《關於資本主義的爭論：俄國民粹派的社會哲學研究》(*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 Studies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一書¹，主要是分析俄國民粹派(Russian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使筆者受益良多，在此表達誠摯的謝意。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生

1 安茹·瓦里奇(Andrzej Walicki)畢生研究的主題圍繞在俄羅斯、波蘭和歐洲19世紀的思想文化，於1998年獲得義大利政府所頒贈的國際巴札獎(the International Balzan Prize)，而美國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更

Populists)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Marxism)的概念說明俄國在 19 世紀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困境，並試圖提出一條不同於馬克思主義規劃的俄國道路，即強調個人意志的力量超越馬克思主義所擘畫的歷史規律，試圖跳過或超越資本主義社會而進入社會主義社會²。

該書於 1968 年瓦里奇受邀至英國牛津大學訪問時完成，並於 1969 年出版。瓦里奇在 1989 年版的序言中描述在 1960 年代末期政治敏感的時期，出版這本著作的困難和限制。瓦里奇指出，這本書初步的構想成形於 1965 年，他隨後受邀至英國牛津大學訪問。當時在牛津大學任教的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曾希望瓦里奇能夠在他的課上為學生講授俄國民粹主義³，但瓦里奇受到其工作所在地的波蘭科學研究院(the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的限制，以至於無法在牛津大學的課程目錄中掛名。限制的理由是蘇維埃科學研究院(the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干預，表示不希望波蘭人向西方講授關於俄羅斯的主題，因此希望瓦里奇能夠另擇題目。但柏林並未放棄，而是讓瓦里奇在柏林的課堂上講授俄國民粹主義，並

於2006年1月瓦里奇75歲生日舉辦以榮耀瓦里奇為目的的「現代歐洲思想與權力」研討會(Ideas and Power in Modern Europe--A Conference in Honor of Andrzej Walicki)，肯定瓦里奇長期對於歷史研究的傑出貢獻。聖母大學：<http://al.nd.edu/about-arts-and-letters/news/conference-to-honor-scholar-of-russian-history/>

2 本文的「民粹主義」翻譯自populism，意指民粹主義的思潮；而「民粹派」翻譯自populists，意指秉持著民粹主義思想從事政治活動或思想活動的群體。

3 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為20世紀著名的政治哲學家及思想史家，曾在英國牛津大學(Oxford niversity)等知名學府任教，1979年更因其研究社會中的個人自由的貢獻，獲得耶路撒冷獎(Jerusalem Prize)；柏林亦以其俄國思想史(Russian intellectual history)的研究聞名，論文收錄於1978年的《俄國思想家》(*Russian Thinkers*)。以上關於柏林的介紹，參見歲奇百科全書網站的介紹：http://en.wikipedia.org/wiki/Isaiah_Berlin

在柏林的協助下由牛津大學出版此書。因此瓦里奇在該書 1969 年版的謝詞(寫於 1968 年)中,感謝柏林和牛津大學所提供的多方面的幫助⁴。

然而,即使在「自由世界」中,瓦里奇也遭遇了困難。之後該書被譯為西班牙文、義大利文和日文,但瓦里奇發現讀者因其作品而誤解他的政治立場。瓦里奇認為這個誤解的產生,是由於無法區辨思想史家所應具備的「同理心的了解」(empathetic understanding),以及對於特定立場的意識形態或政治的感同身受⁵。瓦里奇強調思想史家(historians of ideas)的任務是從討論中解釋歷史和各種意識形態的結構,以及它們與其他思想的關係、在一個特定國家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中的位置、所處的社會條件以及關聯性,以求更好地理解問題⁶。基於此,瓦里奇指出,他試圖呈現馬克思主義始終具有多元的面貌,取決於社會、歷史和文化條件,遭受各種不同的解釋、誤解、自我欺騙,以致產生許多非預期的結果,因此沒有一個唯一的、超越其他解釋的「正確的知識」⁷。基於此,俄國民粹主義在瓦里奇眼中,即可視為馬克思主義被理解和運用的一個例證。

4 比較 1969 年及 1989 年的兩種版本,瓦里奇在 1989 年的版本中保留 1969 年版的謝詞,並補充了關於成書背景、出版情況、以及研究途徑的說明,但並未更動正文的內容和觀點。本文的介紹主要根據 1989 年的版本。參見 Andrzej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ies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Andrzej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ies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9).

5 Andrzej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ies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9), p. X.

6 Andrzej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ies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 p. X-XI.

7 Andrzej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ies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 p. XI.

2、內容簡介

《關於資本主義的爭論：俄國民粹派的社會哲學研究》一書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討論「民粹主義」一詞的概念來源；第二個部分討論民粹派在理論思考和政治實踐過程中所面對的困境；第三個部分討論民粹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聯和歧異之處。

在第一部分中，瓦里奇首先指出俄國民粹主義之所以被歸類為一個派別，並非來自於自我認定，而是源自於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列寧）對於該派別的描述和定義⁸。對於瓦里奇而言，列寧的重要性並不僅在於定義了此一派別，更重要的是解釋民粹主義與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關係，由此顯示出俄國民粹派在十九世紀面對俄國困境時所提出的問題的重要意義：「俄國民粹派不僅是一個針對資本主義在俄國發展的意識形態反應(ideological reaction)，它也是針對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反應。它不只反映了小生產者面對大規模資本主義生產的問題，也反映了落後的農業國家面對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特殊問題。它既是俄國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反應，也是對於西方社會主義的反應」⁹。瓦里奇從 1869 年「經典」(classical)的民粹主義作品開始談起，例如拉羅夫(Lavrov)的《歷史書簡》(*historical Letters*)、米克羅夫斯基(Mikhailovskii)的《什麼是進步？》(*What is Progress?*)、伏列羅夫斯基(Flerovskii)的《俄國工人階級的情況》(*The Situ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Russia*)，並強調「經典」的意義主要訴諸於

8 列寧(Lenin)描述民粹派具有幾個重要的特徵：相信資本主義在俄國代表了一種墮落和倒退、相信俄國的經濟系統一村社—具有其獨特性、忽視知識份子和國家的政治體制的聯繫、以及忽視定義社會階級的物質利益。參見 Andrzej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ies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 p.16.

9 Andrzej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ies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 p.26.

這些作品中的民粹主義思想，而非訴諸個別的思想家¹⁰。

在第二個部分，瓦里奇透過民粹主義對於「進步」、「工業化」、「社會革命或政治革命的優先順序」以及「落後的優勢」的爭論，析理出民粹主義所關懷的主要問題和變化的過程。首先，在關於「進步」的討論中，瓦里奇描繪出民粹派討論進步觀時高度爭論的議題：衡量進步的標準是社會或是個人？進步的動力是社會發展的客觀法則或是人類的主觀選擇？高度分工所帶來的社會分化是否對於個人具有正面的影響？例如拉羅夫反對黑格爾(Hegel)式的歷史內在理性，強調歷史事件的獨特性和偶然性，亦強調「進步」並非基於完全客觀的法則，而是基於主觀的選擇；米克羅夫斯基反對勞動分工帶來的社會分化，認為社會分化的進步與個人的進步並不相容，個人在高度分工的社會中變得破碎(disintegrated)而不完整。這些民粹派對於「進步」的爭論並不僅僅在於其定義，而是從中衍生出對於工業化社會的反省、思考個人在歷史和社會中的角色、以及對於俄國社會發展道路의各種規劃。

在「工業化」的討論中，瓦里奇指出，由於馬克思(K. Marx)對於原始積累的描述與俄國解放農奴之後農民的處境有相呼應之處，因此民粹派引用馬克思的概念，試圖使 1861 年的俄國避開原始積累的血腥過程，也避開發展資本主義所應付的代價，並且對於俄國改革的方向傾向於以社會、經濟的改革為主，而非在政治上模仿西方「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瓦里奇接著描述民粹派的理論與實際政治活動互動的過程。1870 年代「走向人民」(go to the people)的運動失敗之後，一部分民粹派轉向工人，傾向長期的教育工作；另一部分則持續致力於土地分配的問題；還有一部分民粹派從運動的失敗體認到俄國國家力量的強大，因此將改革的目標轉向沙皇，

10 Andrzej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ies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 p.26-27.

強調以嚴密的組織、精英領導和恐怖手段爭取政治自由¹¹。然而，恐怖活動的成功——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於1881年被暗殺——並未帶來運動光明的前景。政治鎮壓使得民粹派重新評估「國家」在實現他們的社會革命當中的角色，產生了一批傾向改革而非革命的民粹派別，試圖結合沙皇以對抗資本主義，避免原始積累對於俄國農民和小生產者的傷害，並且試圖尋求其他方式使俄國能夠在落後的處境下超越西方國家，包括利用國家的力量進行勞動的社會化，以及排除國際資本主義的影響等。

在第三個部分中，瓦里奇討論民粹主義援引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資源及指出兩派之間的歧異，最大的歧異就在於對資本主義的爭論(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瓦里奇首先提到馬克思主義提供給民粹派的思想資源是《資本論》一書，幫助民粹派理解並批評他們的頭號敵人--資本主義。《資本論》中對於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批評，以及對於原始積累過程的血腥描述，都為民粹派所引用並成為其思想的一部分。然而，儘管民粹派多方引用馬克思的思想，卻無法接受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的進步性。因此民粹派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癥結並非在於資本主義的描述，而是在於雙方對於資本主義的評價不同；而這評價又根源於雙方對於歷史「進步」與「倒退」的看法。例如民粹派反對使個人成為整個社會分工體系的一環而喪失其獨立性，認為分工所造就的「社會的進步」其實是一種倒退。

也由於對資本主義進步特徵的否定，民粹主義另一個與馬克思主義的重大歧見就在於無法接受馬克思式的決定論和自然演化論，因為兩者所導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的不可避免，俄國也不能例外。面對歷史決定論的議題，俄國民粹派所關注的問題在於：俄國是否有可能避開或跳過資

11 列寧繼承民粹派的遺產之一，就是在於嚴密的組織和精英領導的概念，也是這一點受到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關於第二國際對於列寧的批評，參見卡爾·考斯基(Karl Kaustky)，鄭學稼(譯)，《論無產階級專政》(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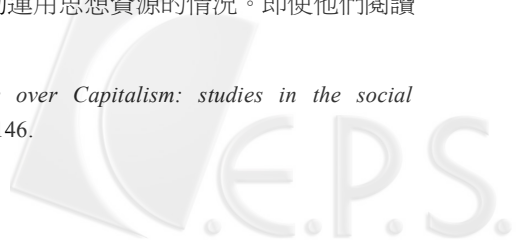
本主義階段，並開啓一條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民粹派在 1870 年代曾與恩格斯(F. Engels)爭論過這個問題，但恩格斯堅持社會主義的必然性前提在於高度的經濟發展，這個「高度的經濟發展」也就是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結果。

以上這些圍繞著資本主義的爭論反映了民粹派如何引用並重新詮釋馬克思主義，但這些爭論同時也是民粹派難以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原因。瓦里奇指出，一位俄國社會主義者的為難之處在於：若接受馬克思主義，會發現他被迫同意社會主義的前提並不存在於俄國；且更甚者是，儘管他認知到資本主義將會帶給人民多大的傷害和痛苦，馬克思式的歷史決定論會強迫他接受資本主義進步的特性¹²。即使馬克思在晚年對於俄國是否能夠立即進行社會革命的看法與恩格斯並不相同，存在更多的彈性並考量更多非西方國家的特殊性，但 19 世紀末存在於馬克思主義者和民粹派之間的衝突和爭論，仍舊圍繞著資本主義。

3、問題與討論

「俄國能否避開資本主義必然發展的歷史規律，而走出一條俄國的道路」的命題，是民粹派在 19 世紀苦苦思索並以各種方式實踐的主要中心論題。民粹主義在瓦里奇眼中之所以重要，在於他們所提出的「非資本主義道路的工業化」，不僅深刻意識到經濟落後國家本身的困難，還有無法拷貝先進國家模式的困境。換言之，瓦里奇對於民粹主義思想的研究，假定了思想反映了思想家所面對的時代環境的問題、思想家對於該問題的理解、以及思想家為解答其關懷而主動運用思想資源的情況。即使他們閱讀

12 Andrzej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ies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 p.146.



了馬克思主義的文本，也接受《資本論》對於原始積累、分工以及資本主義的描述，但卻拒絕了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革命道路。這一方面顯示民粹派所處的環境及其關懷的問題如何影響他們理解和運用思想資源；且另一方面，透過不同方式的實踐，民粹派從實際的經驗和問題的轉移中修改了原先的看法，產生新的理論、目標與策略，呈現思想與實際歷史的對話過程¹³。

與俄國民粹主義類似的困境、類似的問題也發生在 20 世紀的中國現代歷史中。中國早期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份子在 20 世紀面臨的同樣是資本主義經濟和西方社會主義思潮的進入中國，也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語彙和概念來理解中國所遭受的經濟和政治侵略，更是與民粹派一樣面對了「資本主義是否必要？」「資本主義至社會主義的進程能否加速或避免？」「國家所應扮演的角色為何？」等問題。即使思想來源是日文翻譯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但上述問題在五四時期的社會主義論戰中仍舊鮮明，成為張東蓀、梁啟超、區聲白與陳獨秀、李達的爭論焦點。此外，基於中國革命過程中漸趨對於農民的重視與動員，以及將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連結的嘗試，使研究中國共產革命的學者注意到俄國民粹主義和中國共產革命在思想和策略上的相似性，關注是否兩方在面對相似的經濟、社會條件和思想資源時，也會有相似策略的提出¹⁴。

13 這是瓦里奇與柏林處理俄國民粹主義的不同途徑。柏林較少關注民粹派思想家和實際歷史互動的過程，而是較著重於民粹派思想家思想理路中的共同關懷和差異，以及在其思想中關於歷史和意志、精英領導或等待大眾啟發、革命的目的和手段等充滿矛盾和張力的問題。參見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彭懷棟(譯)，〈俄國民粹主義〉，《俄國思想家》(臺北：聯經出版社，1987)，頁275-309。

14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即是關注俄國民粹主義與中國共產革命相似性的學者。參見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當然，在大環境的相似之外，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需要面對更多與俄國民粹派並不相同的歷史情境。這些歷史情境如何影響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理解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資源，又如何為實際的政治活動中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形成中國知識份子獨特的馬克思主義之路，也是瓦里奇的民粹主義研究給予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要啟發。

Meisner)，張寧、陳明康等(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